

长篇小说

岁月无悔

SUI YUE WU HUI

张毓书

教师与学校领导

教师与学生

教师与家长

教师与社会

种种关系与矛盾纠葛

春蚕吐丝，默默耗尽生命；蜡烛燃尽，只为照亮别人。

在无言的岁月里，是普普通通的教师倾注真情，以心血和汗水浇灌着春天的花蕾。

鎏金岁月，青春韶华，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汨汨逝去。

夏去秋至，冬尽春来，百花吐蕊，姹紫嫣红之时，教师们并不自诩伟大。

他们无怨无悔，自甘为一珠晨露，静静地消失在风中……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长篇小说

岁月 / 无悔

SUI YUE WU HUI

张毓书 著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岁月无悔/张毓书著.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15. 9

ISBN 978-7-5143-4071-6

I. ①岁…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216564号

岁月无悔

作 者 张毓书

责任编辑 李 鹏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010-64245264 (兼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vip.sina.com

印 刷 成都新千年印制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22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4071-6

定 价 49.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部演绎中学校园生活的长篇小说。小说情节以宝城辐轮中学高二年级组为中心，展现了学校领导与教师、教师与学生之间的种种关系与矛盾纠葛。触角深入到社会、家庭的方方面面，深刻地剖析了学校乃至社会各阶层人物的心灵世界。表现了中学教育战线上的教师们的无私奉献、甘为人梯的精神。体现了具有现代感的人文精神与科学发展观。同时也披露了现代教育中存在的诸多现实问题。作者力争站在时代的前沿，描写了极富中学生色彩的生活细部，演绎了一幕幕爱情、友情与亲情的动人故事。剧情跌宕，悬念丛生。全书既有统一的主线，各部分又可以相对独立，可读性很强。



一	爸爸的日记	001
二	山里出来个尚晶晶	018
三	网虫	034
四	丽人歌舞厅	052
五	孟康家访	069
六	竞赛进行时	087
七	正校长和副校长	104
八	潘老师的罗曼史	122

九	在主题班会上	139
十	在水一方	155
十一	缺月重圆（上）	171
十二	缺月重圆（下）	187
十三	任丽丽和任婷婷	204
十四	无声的战场	221
十五	做个聪明人	239
十六	枝枝叶叶总关情	256
十七	最后的舞蹈	274
十八	班里来了个格老子	291
十九	平平常常的一天	308
二十	激浊扬清	324
	后记	342

一 爸爸的日记

序曲

辐轮中学美丽的校园。

晨曦褪去，晨阳初露。校园的花园里，马路上，操场上，三五成群的同学们，有的背着书包，有的手握书卷，他们谈论着，嬉笑着，漫步着……

校园西侧的花园中，传来一阵轻快地女声诗歌朗诵，声音犹如晨钟震响，清脆而厚重——

我像你一样
纯洁的灵魂在田野守望
我像你一样
对未来充满憧憬和梦想
我迎着料峭的寒风
让花瓣遍地飘香
我是护花的使者
让我呵护美好的春光

让我们一起远航
我陪伴你徜徉知识的海洋
看着你茁壮的成长
我的心情豁然开朗
看着你欢乐的笑脸
我抹去了所有的悲伤

让我的生命汨汨流淌
我无悔地穿越时光

我愿把我的青春
化作你起飞的力量
我愿用我的心血
铸就你人生的辉煌

朗诵者显然是一位女教师，她的诗心感召着花园里每一朵花儿，花儿迎着朝阳绽开……

1

正值九秋，还颇有点闷热的天气透出一丝丝凉意。

早晨7点钟左右，宝城开始骚动起来。

这还不到上班的人流高峰期，各种各样的车辆稀疏而有序地在一条宽宽的街道上行驶。街道两旁的洋槐树悠悠地在微风中摇曳。

一辆“绿源”电动自行车不紧不慢地向前驰去。纤纤的细手握得车把紧紧的，蹬踏在车身两边的双脚上，白色的高跟皮鞋有如两只在风中飞翔的乳燕。座上是一位二十二三岁的姑娘，皱缬的红色真丝上装松松地扎在宽宽的皮带里，下身着一条白色的西式长裤，红白相间，艳而不妖，素而不俗。她齐耳短发乌黑油亮，白皙椭圆的面庞上两只水晶球似的大眼睛汪汪地盯视着前方。

这是宝城一个密集的居民小区，一条林荫大道通向小区深处，两边的树木显得葱葱郁郁。姑娘在这里突然减慢车速，右拐，进入这一带林荫大道，大道上缓缓地有三三两两的少男少女前行，他们穿戴得花花绿绿，肩背上挂着各式各样造型的书包，小猫呀小狗呀小棕熊呀什么的，姑娘偶尔和同行的男女学生打一声两声招呼，直向学校大门驶去。

“辐轮中学”四个大字映入姑娘的眼帘，姑娘看着这四个熟悉的大字，下车迎着学校门房师傅笑盈盈地点点头。

门房的师傅姓李，李师傅礼貌地寒暄了一声：“白老师早啊！”

这位白老师径直朝教学大楼而来。

这原本是一所铁路中学，“辐轮”者，就有火车的含义。校园很大，两排浓密的法国梧桐树夹着一条南北走向的直直的马路，把操场分为东西两半：东半为一片平坦的绿茵地，被环形跑道规范地围绕着；西半为球场，林立着一副副篮球架、排球架，操场很宽阔，一下子把乳白色的教学大楼衬托得十分庄严、肃穆……

高一（四）班整洁而安静的教室讲台上，外语老师蓝玲危襟正坐，她二十五六岁年纪，脸庞红润，樱桃小口，柳叶弯眉。神情虽然颇显威严，但两颊的小酒窝却还是遮不住满脸的稚气。她扫视着全班同学，似乎要从他们每个人身上挖掘出稀世珍宝来。这是一次外语作文课。黑板上大书着“My family（我的家庭）”的字样，同学们齐楚楚地伏身课桌，只听见笔尖在纸上“刷刷刷”的摩擦声，如小溪潺潺流水，只觉沁人肺腑。

蓝玲的眉毛突然凝缩，她的视线向教室左侧转移，最后，终于停在学生冯欣身上。

冯欣刚刚写上作文题目，就也斜着双眼，一会儿偷觑着蓝玲老师，一会儿不断地旋转着手中的钢笔，一会儿又揉搓着手指上柔嫩的皮肤，她脸盘通红通红。

蓝玲站起来，轻手轻脚地走近冯欣，低下头，额头快要挨上冯欣的脸庞了。

蓝玲小声地询问：“冯欣，身体不好吗？”

冯欣的脸庞涨红涨红的，鼻梁剧烈抽搐两下，眼泪扑簌簌坠落下来，最后终于忍不住“哇”一声，号啕大哭……

全班顿时开了锅一样沸腾了。

杨俊：“什么事嘛，值得在课堂上嚷嚷？”

许文彬：“这些小女生，就会哭鼻子。”

团支部书记曹燕向许文彬摆了摆手：“你们先别傻吵吵，老师会处理好的。”

任丽丽看看杨俊：“哦，上操时我就看她眼圈红红的。”

王晓娜：“我也早就发现她情绪不稳。”

蓝玲这时也手足无措，但看到全班哗然，只好拉着冯欣的手不解地说：“那我们出去吧。”

蓝玲和冯欣走出了教室，来到高一年级组办公室。

蓝玲把冯欣交给了她的班主任白雯，小声说了句什么，然后走出办公室，继续去上课去了。

冯欣还在嚤嚤地哭着，看着办公室里的几位老师，暂时抑制住了哭声，变成一顿一顿的哽咽声，老师们停住了手中的工作，纷纷向前来问讯。

李珊珊：“冯欣哪，有什么事，这么委屈啊？”

潘盼：“有病啦？还是怎么啦……”

赵志鸿：“给你们白老师讲讲，别哭啦……”

白雯移过办公椅子，面向冯欣坐下。

白雯关切地问：“冯欣，别哭啦，说说怎么回事吧？”

冯欣哽咽着：“我妈吵我……我爸打我……”

说到这儿，冯欣突然失去了控制，再一次爆发出痛切的哭声。

白雯想问个究竟，看着这个女学生，比自己不过小上四五岁，平时学习不错，挺活泼开朗的，在班上担任文艺委员，也算是班主任的左右手。

白雯：“原来是家里的事不开心啊。”

冯欣：“白老师，我要回家……”

冯欣抽泣着，白雯打量着她的神态，若有所思。

墙角办公桌上，孟康老师站起身来小声对白雯说了几句话。

孟康：“白老师，你看这，这，女孩子嘛，一定有什么难言之隐，就让她回去吧……”

众人齐声附和。

王培风：“是呀，女孩儿嘛，总有点什么隐情吧。”

赵志鸿：“我说，冯欣啊，你也是你班的文艺委员呢，小大人了，遇事不要总哭鼻子呀。”

孔启之：“嗯，先别太激动。”

白雯：“好吧，冯欣，你先回去休息一下再说吧，跟你爸爸妈妈好好说说，什么大不了的事，要心平气和点儿才是。”

白雯为冯欣拭拭泪，冯欣离开了办公室。

4

白雯感到困惑、茫然。她从师范大学毕业以后分配到辐轮中学，半年来一直是高一（四）班的班主任，这个班不如三班，但比其他班好多了。因为大学时品学兼优，因此到中学后颇得各方信任，初出校门就委任以高中班的班主任，这算是重用了，她自觉肩上责任重大，但她无论如何无论在感觉上总逃不脱孩子般的稚气，她对待学生，总觉得他（她）们是她的弟弟和妹妹，她还没有为人师长的习惯。

王培风：“我说白雯哪，这个冯欣不知怎么了。不过，你看你呀，还没处理这件事呢，就有点慌乱，好像没了主意。”

白雯：“王老师，真叫你看出来来了。真的，我还觉得自己像个学生，简直也像个中学生呢。”

赵志鸿：“不说这个了，就说冯欣这件事吧。我看，她家里一定觉得她有什么事。”

孟康回到他在落地窗前一张办公桌上，但没有坐下，又回过头来。

孟康：“冯欣父母大概是望子成龙，不，望女成凤的心情也太迫切了，不该对他们的女儿这样轻易动粗。”

这个孟康看上去也该二十七八岁了，一米八的个头儿，身材魁梧，一副伟丈夫相。

他是这个年级组的组长，是一个年轻的党员，又是三班的班主任，这个班学生的学习成绩虽然均衡，但不乏尖子生，班风很好，加上有这样一个高马大的班主任，就算班上有几个调皮学生，谁敢乱说乱动呢？

王培风：“听说冯欣父母都是机务段高工，知识分子竟这样粗暴。”

王培风老师五十有七，花白头发，中等身材，微黑的透着红润的脸上极有光彩。他是一个有着三十年党龄的党员，又是一个教龄满三十年的老教师，他文文雅雅，出口“科学发展观”，闭口“党的基本路线”；他为人正直，主持公道，是一个颇受人尊敬的角色。

潘盼：“王老师说对。人嘛，又不是铁砧上的机器零件，锤打两下就成形了？”

潘盼老师插上这么一句，说得蛮有哲理性的。也难怪大伙把潘老师叫“熊猫”，她快四十有五的人了，保养得很好，一头秀发油黑油黑，白白胖胖的脸上常常涂抹着一层白霜，显得白皙但总觉得有点多余，眼睛水汪汪的，尤其一对黑眼圈引人注目，真如一副小熊猫态，再加上她的名字，正诸外语里的“panda”即熊猫的单词，所以，比她年龄大点的老师把潘老师称作熊猫时，潘老师也就呵呵一笑，认可了。

赵志鸿：“是呀，冯欣这孩子平时不错嘛，待人挺热情的……”

孔启之：“也可能是被她爸妈误解了，说不定呢。”

李珊珊：“这个嘛，说不准，还是要了解一下情况吧。”

白雯站起身来，拢一下额前的短发，一副略有所思的神态。

5

下午，白雯的办公桌上，堆满了作文本，她忙于批改作业。

突然，办公室外有人喊：“白老师，电话！”

原来，老师的办公室里是没有外线电话的，这显然是教导处的小王在喊。

白雯急急地向教导处跑去。

来到教导处，白雯已经站在电话机旁。

电话机里传来焦急的声音：“白老师吗？”

白雯回答：“你是……”

电话里回答：“我呀，是冯欣的妈妈，我一时没有记住你的手机号，只好打电话到教导处来，白老师啊，请问一下，冯欣中午没有回家吃饭，是否在学校？”

白雯：“上完第一节课她就回家了。一直没有再来学校。”

冯欣的妈妈：“啊，是这样啊，可是，她没有回家。”

白雯也显出点焦躁来：“知道了，阿姨，请你回忆一下，她可能去的地方，亲戚或同学那里……”

白雯放下电话，走出教导处办公室。

白雯回到年级组办公室里，神情有点慌乱。

李珊珊看出一点什么，问道：“小白，有急事？”

白雯镇定了一下情绪，说：“冯欣没有回去，她离家出走了。”

李珊珊没有思索：“小白，走，咱们找她去。”

白雯沉思了一下，似乎回忆起来什么似的：“我先问一下学生，看他们那里有没有一点线索。”

白雯走出门去，一会儿，和她一块进来的是高一（四）班的女团支部书记，她叫曹燕。

曹燕站在白雯的办公桌旁。

白雯：“曹燕，你知道冯欣爸爸妈妈为什么吵冯欣吗？”

曹燕回答：“不知道。”

白雯：“她上午离开学校后没有回家，可能去哪里啦？”

曹燕：“不清楚。”

白雯：“班上谁会知道她的下落呢。”

曹燕迟疑了一下：“说不清。”

白雯：“既然如此，你先去吧。”

曹燕：“那我问问其他同学，看他们知道不？”

曹燕离开了办公室。

6

宝城大街上，白雯、孔启之、孟康和李珊珊四人各骑着一辆电动自行车一字儿跟上，他们走街串巷，逢大小商店也进一进，寻寻觅觅，走走停停。孟康的班上，学生出走的事也发生过，他显得颇有经验。猫头鹰一样的眼睛扫视着每一个角落。

孟康：“白雯，咱们去那边，那边有一个卖画片的地方。”

白雯有些不以为然：“这时，她哪有闲工夫去那里呢？”

孔启之突然喊：“看吧，那不是？来了！”

他们几个人眼睛一亮，向前方看去，前面有两个人向白雯他们走过来，但并没有见冯欣，却是冯欣的爸爸妈妈。冯欣爸爸妈妈刚刚下了一辆出租车，急急地赶过来。作为家长，冯欣的爸爸妈妈经常去学校，因此和老师们都颇为熟悉。

冯欣的爸爸妈妈很着急的样子。冯欣的妈妈眼圈红红的。

白雯他们快速迎上前去。

白雯：“阿姨……”

冯欣的妈妈：“白老师呀，冯欣这孩子真叫人操心，昨几个说了她几句，谁知她这样……”

冯欣的爸爸：“你们也在找她吧，真是难为老师们啦。”

孟康：“我们正在找，你们坐在我们的自行车后面，咱们一块再找找吧。”

冯欣父母分别坐在孟康孔启之两人的电动自行车上。六人急急向前走。正街上，小巷里，并不见任何踪迹。

突然，在一片店铺旁，一张红绿白相间的太阳伞下，一个姑娘背向大街正和一个小伙子品茶攀谈，冯欣妈妈好像猎人发现了猎物，几乎喊出了声：“那不是冯欣吗？”

六人急奔茶座，小伙子感到诧异，姑娘转过脸来，不是冯欣。

冯欣妈妈急得面部通红：“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冯欣爸爸安慰着：“别太急，别太急……”

白雯问冯欣的爸爸：“你问过亲戚了吗？”

冯欣的爸妈：“这里的亲戚都去过电话问过啦，都说没见到。”

孟康：“我看咱们回去吧，商量一下再说吧。”

李珊珊：“是呀，这样找下去，不是大海捞针吗？”

白雯：“那好吧，我们回去。”

7

冯欣到底在哪里呢？

晚上7点多钟，冯欣家的客厅里。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陈设很简朴。

冯欣的爸爸妈妈无心吃晚饭，正守在电话机旁。

电话铃响了。冯欣爸爸拿起电话：“哦，西安吗？……冯欣舅舅吗？……”

冯欣的爸爸放下电话，声音低沉：“没有去她舅舅家。”

门铃响了，白雯老师走进来，她气喘吁吁：“有线索吗？”

冯欣的爸爸妈妈：“没有……”

白雯：“我们也到处寻了，没有消息。我看，这样吧——冯欣临走时，说你们打了她骂了她，到底是为了什么？看看能不能从这里找到一些线索。”

冯欣妈妈镇定了一下情绪说：“十七八岁的孩子，正在长知识的时候，我们总不能任她什么都干哪。”

冯欣爸爸情绪激动，说话有些结结巴巴：“她妈妈说了她几句，她不服。我就用手推搡了她一下，谁知……”

白雯坐下来，示意冯欣的妈妈简练点：“说吧。”

冯欣的妈妈：“昨晚10点左右，我估计学校下晚自习了，冯欣迟迟没有回来，我就去接她。刚刚走到马路树林旁，谁知却听到她正在树林里和一个男青年说话——”

秋夜，月光朦胧，树影婆娑，冯欣正在和她的同班同学李刚攀谈，不过，此时的李刚很难看清面庞，冯欣的妈妈并没有辨认出来。

冯欣：“最近，你看了什么书啦？”

李刚：“看了，是法国那个名作家乔治·桑的小说《娜依》。”

冯欣：“《娜依》？我也看过的。”

李刚：“你说，娜依和埃米里昂两个的家境那么悬殊，怎么也就相爱了呢？”

冯欣：“虽然娜依是一个贫穷的农家女孩儿，但她救了埃米里昂。要不是娜依，埃米里昂还不一辈子蹲监狱吗？”

李刚：“嗯，对了，过去大家说英雄救美，这可是个美救英雄的故事呢！”

冯欣：“你想想，埃米里昂不是落难到那个绝路，一个贵族子弟能爱上一个被遗弃的乡村农家女吗？”

李刚：“我看，这两个人的爱情总觉沾上了点功利味儿。”

冯欣：“也许开始时有点，但爱情也有个成熟的过程。”

李刚：“你是不是指埃米里昂后来参军服役，经过了那段漫长分离与痛苦等待之后，他们才得以结合？”

冯欣：“是的，就这段我看很惨。一对男女竟然可能熬过这样长时间的等待而不变心，你说还不可贵吗？”

李刚：“其实，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有恩，但不一定有情，你说，是吗？”

冯欣：“这种事很多呢。比如说，梅里美的《卡门》里那个卡门，就是这样的人。”

李刚：“哦，这本书我还没看过。”

冯欣：“书里的故事是发生在西班牙，卡门是个美丽的波希米亚女郎，早先在卷烟厂当女工，因和同伴争吵，她动刀伤人，后来被逮捕了。”

李刚：“是不是又是有人救了她？”

冯欣：“对。这次是英雄救美了。”

李刚：“嘿嘿。”

冯欣：“押送卡门的士兵中有个叫唐何塞的是她的同乡，就把她放走了。”

李刚：“那后来呢？”

冯欣：“唐何塞因此进了监狱，后来，他出狱后找到了卡门，并杀死了卡门的情人。”

李刚：“我想卡门应当对唐何塞感恩戴德呀。”

冯欣：“卡门不愿受唐何塞的约束、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她把自由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

李刚：“可见恩情与爱情并没有太多的联系。”

冯欣：“唐何塞以死相逼，要她同自己一起到美洲去。卡门宁死不从，终于倒在唐何塞的刀下……”

李刚：“呀，太残忍了。”

在冯家的客厅里。

冯欣的妈妈：“高中学生了，一男一女，话题全是爱情啊什么的，这怎么行啊？”

白雯：“你看清了那个男孩儿是谁吗？”

冯欣的妈妈：“不认识。”

白雯：“长的什么样？”

冯欣的妈妈：“他背对着我，再加上灯光太暗。”

白雯：“穿的什么衣服？”

冯欣的妈妈：“哦，T恤衫吧。”

8

高一年级办公室里，白雯正在和老师们展开讨论。

蓝玲：“T恤衫，T恤衫，现在穿T恤衫的青年太多了，说得清是哪一个呢？”

孔启之：“出个寻人启事吧。”

王培风：“我看，还是在电视上让她妈妈出面说几句话，这样效果会更快些。”

潘盼：“小孩嘛，生生气，气消了，自己也就回来了，何必弄得满城风雨。”

李珊珊：“不能消极等待，这已是一天没有消息了，还是想些办法为好。”

孟康：“冯欣平时和班上哪个男同学处得较近，可以了解一下。”

孟康的话对白雯似乎有所启发，白雯略有所思：“我看，大家说的办法都有些道理，可以试一下的。”

白雯向教室走去。

教室里，鸦雀无声，同学们都在安静地上自习。

不错，蓝玲说得很对，这时虽然正值仲秋，人常说，秋后还有火老虎，天气还是很热的。白雯数了数，有十多个学生穿着T恤衫。冯欣的妈妈说的那个青年是不是冯欣的同班同学，还不得而知。

白雯走下讲堂在教室里转了几周遭，仔细地看看每个同学的面部表情，似乎要从他们那里发现什么秘密似的。

白雯看着全班同学：“同学们，冯欣的爸爸妈妈非常着急，如果谁发现了冯欣的线索，就赶快来老师这里说一下。”

同学们看看白雯老师，点头表示同意。

曹燕：“好，我们同学也在关注着。”

闻娟：“有情况一定报告老师。”

方博：“也许，我们班有人知道她的下落。”

几个同学七嘴八舌之后，大家又埋头去做作业。

9

因为教学工作忙，白雯和蓝玲平时都住在辐轮的职工宿舍里。这个职工宿舍，一个典型的姑娘卧室。贴得花花绿绿，托尔斯泰的画像，鲁迅的画像，还有各种明星照。

夜深了，蓝玲已进入了梦乡。灯下，白雯哪能睡得着呢。

白雯翻翻自己的日记本，写道：“冯欣出走一天，至今不见下落。”

白雯的手机传来悦耳的音乐。

白雯打开手机，听到的是冯欣的妈妈哽咽的抽泣声，白雯安慰冯欣的妈妈：“哦，没有消息，知道了……公安局备案了，那也好，我这里也没有线索，想想办法吧。”

白雯合拢手机，继续记她的日记：“父母和子女的感情本来是深厚的，可是，在某一特定的时间，却被无端地疏忽了，如何恢复这种感情……”

临了，她又翻翻自己的日记本，然后合起来狠狠拍了一下，自言自语：“这样办吧。”

10

辐轮中学的又一个晴朗的早晨，上课铃声响了。

白雯走进教室里，同学们全体起立：“老师好！”

白雯：“同学们好，请坐。”

白雯开始上课。

白雯：“同学们，这一节，我们练习写一篇日记。要求把这几天让你最激动的事情写出来。当然，日记，这是一个特殊的体裁……”

第三排李刚举手，白雯示意李刚站起来说话。

李刚：“日记能不能虚构呢。”

白雯：“当然，日记不能虚构。虚构的东西老师一眼就看出来了，是要扣分的。”

白雯下意识地观察起李刚的神态，李刚也正斜眼偷觑着他们的白老师。

白雯：“抓紧时间，下课交日记。”

同学们铺开练习本，开始写作，课堂上传来了钢笔在纸上划动的“沙沙沙”的响声……

高一年级办公室里，白雯翻阅着学生的日记。她特意地琢磨着李刚的日记，小声地读起来：“今天，我感到心情烦躁，因为我的一位同学对我说，她妈妈不爱她，她想浪迹天涯，学着笛福小说中的《鲁滨孙漂流记》中的角色去潇洒一回。”

老师们凑上来询问。

蓝玲：“我看，鲁滨孙漂洋过海，搭帐篷，吃猎物，垦荒地，种庄稼，还制陶器，现在的学生能吃得了这些苦吗？”

孟康：“鲁滨孙坚持每天都写日记，一直写了二十四年，现在的学生，不布置作业还不动笔呢。”

赵志鸿：“鲁滨孙还收容了一个奴隶，叫什么‘星期五’的，可见周围没有人他照样孤独。”

潘盼：“天下哪有一个父母不爱自己的孩子，这些孩子却要去漂流，真是迷了一窍。”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极有兴致地说着。白雯征询地看看大家。

白雯：“我看，这个李刚，大概是说出了一点实话，但未可全抛一片心。”

王培风：“小白，你是不是怀疑冯欣的出走与李刚有点瓜葛？”

孔启之：“我看，白雯说的有点儿道理。”

李珊珊：“再观察一下，看看有什么动静？”

.....

冯欣家，屋子挤满了人，有亲戚、朋友、同事等。

餐桌上的饭菜凉冰冰的，家人无心用餐。

亲戚甲：“吃饭吧，不吃怎么行呢？”

朋友乙：“等等，白老师来了也许会想点儿办法。”

正在这时，门铃响处，白雯走了进来。

大家一齐围拢上来：“有消息吗？”

白雯很镇定：“没有。”

冯欣的妈妈听白雯这样说，又抽泣起来，哽咽咽地：“已经两天了，怎么办呢？”

白雯安慰冯欣妈妈两句：“想想办法，一定会有办法的。”

白雯拉着冯欣的爸爸向一旁移了移，站定，悄声说道：“看来，关键是冯欣一时冲动，认为父母对她缺乏感情。”

冯欣的爸爸：“现在只要能找到她，回家来再慢慢做些思想工作，只能这样了。”